

鶴

林

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騰錄貢生臣  
苗序濂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五

宋 吳沫 撰

啟

通鄭侍郎啟

瞻五色之雲知有鄭公之人瑞問三奇之戍恍驚葛亮

之天威自單車徑度於玉闕而尺紙未登於籤府每懷  
靡及輒誦所聞靖惟南紀之上遊無若西徐之重寄殘  
金雖斃尚時肆於逼牆靈夏方張亦嘗聞於乞狀行險

者妄欲投夫可為之會偷安者則又付之無事之鄉連  
鷄固不能以俱棲因獸亦豈容於無備藩籬未固外莫  
禦於風寒根本先顛裏難禁於汙下鷹脫韁則揚去鷹  
聞弋則鳴悲既無誠死君上之心卒狃盜弄父兵之態  
雖陵夷之有漸亦撫御之失宜漢師忘夙飽之歌楚士  
起多寒之歎至問積倉之數殆如寢室之空登首山呼  
癸庚梁則無矣循秦嶺當子午憂又甚焉况夫節根之  
螟為我頸尾之蠹食苗食心食葉分毫何利於公家剥

足剥辨剥膚八九盡歸於私室顧方衆難塞胷之後當  
有良醫洗髓之方然而文俗拘攣人情熟爛加以事權  
之錯出因之體統之弗明士臣阜阜臣輿本相隸屬身  
使臂臂使指焉可支離紛紛輿瓢之人落落背劍之議  
職分不專則國威喪號令不一則人心疑節制敗於多  
門陸相所以論汎邊之狀王師衆而無統令公至於喪  
諸道之軍凡精神之弗强由脉絡之受病惟開公誠可  
以綜萬事惟布威令可以收人心惟章明國法而後黜

陟自由惟改紀軍政而後伸縮如意率籲和於衆感毋  
胥動於浮言則不惟保吾蜀以偏安雖以是取中原而  
亦可恭惟某官堪輿間氣湖海偉人風範端凝如清廟邃  
嚴而莫窺寶藏文章浩博如黃河流轉而突起層瀾雖  
嘗編摩宵密之間然喜開濟功名之會月清溢浦頗嗤  
溫嶠之燃犀風靜維揚坐却佛狸之飲馬肆疇庸於玉  
帳還召對於金門陞之甘泉法從之班渙以堯閣雲章  
之直徑從碧落來上青天道國家之德意志慮而致之

民涉山川之險阻艱難而摭其實磔鼠輩於市不言征  
西破賊之功去狼貪於民盡還蔡人有生之樂少清紫  
遷即近黃扉某粗繙戊夜之書叨竊辰年之第侶青衿  
於泮水諸公時取其斐然攜綠綺於萬山舊識或為之  
莞爾尚幸以一雷之地得托諸半壁之天鵬鵠分殊安  
敢援金花之舊事象犀筆在尚能摩崖石之新碑忻忭  
惟新敷棻莫喻

謝崔侍郎啟

涉海求安期生之藥渺若津迷薦人得崔大雅之書翕然價重雖攻玉自它山之石而轉鈞繇大化之工一手挈提百思感激竊以舉士清朝之彝憲達賢君子之盛心口不置秦坡老所以見稱於安石願無易介歐陽所以極論於沂公自雅道之湮微而時情之偏窄居王公之位者不借其勢負天下之望者莫為之先宜乎隨珠不免於暗投至寶亦甘於橫棄豈期末俗見此偉賢茲蓋伏遇某官德宇冲夷禮容瑟澗清文繰國織成鸞鳳之

章姱節照人雅有琴龜之興况儲才猶儲父而積士如  
積材集成司馬氏之編已經識鑒補拾忠獻王之奏佇  
胥甄收某敢不強鞭古心以附名德鼓瑟詠春風之煖  
紉蘭擷秋珮之香玉汝於成既荷輓推之力從公於邁  
尚推補報之心衷所欲言舌難以既

見鄭侍郎啟

葉幕霜寒久被參旗之照柳營春動忽膺雲檄之招卷  
收後務之文書趨聽前茅之號令驅車甫到振旅式還

粵稽國朝康定之間訖至南渡建炎之末屢常謀帥少見行邊獨韓忠獻之經畧西陲與張魏公之控扼北敵往來絕塞輕車或至於涇原援接諸營足馬即馳於闕陝一則周覽山河阨塞之勢一則覘知將士虛實之屯蓋備禦既固則人心安而旌麾自臨則兵氣銳奈何懦俗弗紹英猷保家寨者安能坐以制人乘皮輿者未免怯於應敵於諸老收聲之後求一賢制難之才必有偉流當此大任恭惟某官天姿間出坤棟獨旋填壓三邊定

力若銀山之不動指揮諸將竒籌猶寶藏之弗窮更提  
玉帳之弓重踏榆闕之雪漱犒戍士閘斷支途我師初  
無犯於秋毫彼界自潛移於數舍帝裘輕緩少清紫邏  
之塵佩玉玎玲歸闢碧沙之路某受才不武佐幕何能  
偶聯金花榜帖之書遂感碧落仙翁之遇袖無長笛更  
吹出塞之愁囊有拙詩尚賦從軍之樂其如陶咏因既

敷菜

賀丞相拜太傅啟

顯奉王言晉升帝傳禮優絕席高於漢制之三公麻未  
揚庭散作商霖之一尺矧執操於謙柄力懇避於師垣  
德動縉紳光垂史冊恭惟某官忠清而不撓博大而有  
容調燮萬機獨妙宰舟之手紉緝百度不言補袞之功  
雖光輔於兩朝然永肩於一意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備  
著元勲之崇時若保衡有若甘盤親承家學之懿逮手  
扶於日轂以身障於河流國無危疑民以寧一徧閱典  
彙之舊莫階恩數之隆且留師尚父之班仍宅右臯陶

之任况平治適當於今日而聰明又過於前時非示尊  
崇曷圖報稱七十杖於朝七十杖於國參諸禮以母嫌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尚斯文之未艾某濫陪簪笏  
獲聽絲綸街轉綠槐愈近東隅之暖堤搖翠柳須添西  
岸之陰誦詠惟新編摩無斁

答曹知丞啟

擣琴柳畔初非彭澤之心覓句松間喜識藍田之面方  
下馬籠葱之日屬持龍板墮之秋未及報章遂成曠禮

恭惟某官器姿鎮栗襟度冲和嚙噉羣書盡擷古今之秀講明寸地率循天理之真曾棲梅隱之門遙入荔枝之社署鶩行之紙何妨再轉以為亟聆鳳味之音祇恐一鳴而嚮闕某更刀技拙傾蓋心長飲此水兮石門安得隱之之節操解余佩兮洛浦已規予建之才情願奉從容勿嫌高偏

知泉州謝丞相啟

更化願治盡搜西蜀之珍眎邦選侯忽界南州之綏非

鈞所指誰玉於成伏念某狷不通方僻於嗜古飭身粗  
謹未嘗競趨名利之闕履道甚夷何敢蹴踏險巇之地  
彼譖人者太甚媚有技以惡之指心術而議歐公殆似  
盡鬼神而無證摘私書而誣石介幾於織貝錦以胥讒  
慨前修之尚然宜後學之弗免賴聖主鏡羣情而洞照  
而元台主善類以陰扶竹宮之命甫盼桐城之符再錫  
靖言若昔曾忝斯除舊物重還固荷公朝之簡畀貪泉  
一飲定知清議之不容弗控忱辭恐孤洪造恭遇某官

皇朝柱石吾道棟梁制行冰清不改儒生之操掄材器  
使真知宰相之方不惟嘉善而矜不能又欲舉賢而赦  
小過收之末路借以恩光知人能官人量授靡差於尺  
度造命不言命曲成又在於毫端先抒謝忱更祈終惠

知溫州謝丞相啟

罷郡閒居久離扈從起家荷寵復忝藩宣退惟踪跡之  
遐遺尚玷陶鈞之塊北叨榮實懼拊已包羞伏念某本  
出單平粗親詞藝遭逢亨會偏歷清華以文字為官常